

《人猿泰山》之后……

火星棋士

THE
CHESSMAN
OF MARS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袁晓亮 马娜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火星棋士

CHESSMAN THE OF
MARS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袁晓亮 马娜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星棋士 / (美)巴勒斯著;袁晓亮,马娜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8. 10
(火星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80753 - 333 - 7

I. 火... II. ①巴... ②袁... ③马... III. 科学幻想
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0094 号

责任编辑:王 放 路 嵩

封面设计:蔡薇薇

插 画:方 岩 张 磊

火星棋士

(美)巴勒斯 著 袁晓亮 马娜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 9 号

邮政编码:150090 营销电话:0451 - 87900345

E - mail:hrbcbs@yeah.net

网址:www.hrbc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2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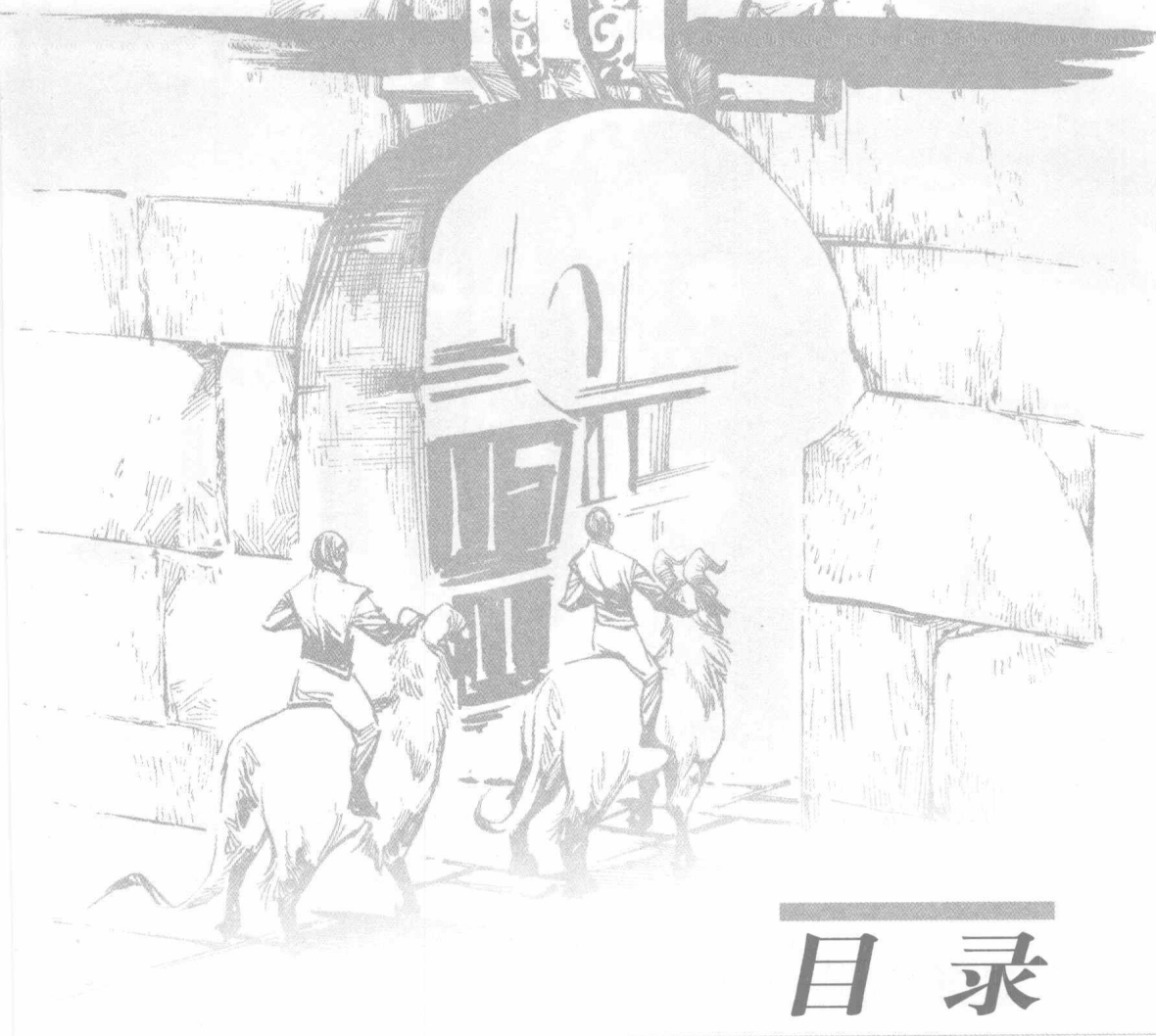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53 - 333 - 7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 - 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目 录

157 145 133 123 112 102 090 079 068 055 044 032 021 011 001

- | | | | | | | | | | | | | | | |
|--------|-------|------|--------|-------|-----|------|--------|-----|------|-------|-----|------|--------|-------|
| 第十五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章 | 第九章 | 第八章 | 第七章 | 第六章 | 第五章 | 第四章 | 第三章 | 第二章 | 第一章 |
| 地牢里的老人 | 盖克的要求 | 铤而走险 | 盖克的恶作剧 | 泰勒的选择 | 陷阱 | 游弋异国 | 领班人的祸福 | 丑陋国 | 恐怖之夜 | 完美的大脑 | 被俘 | 无头怪物 | 风暴中的飘摇 | 发怒的泰勒 |



CONTENTS

237 226 214 204 192 181 169

第十六章	身份变换
第十七章	死亡之战
第十八章	忠诚之战
第十九章	死神的召唤
第二十章	懦弱的代价
第二十一章	爱的冒险
第二十二章	婚礼进行曲

第一章

发怒的泰勒



泰勒刚才靠在一个软沙发里，那个沙发是由丝绸和软毛皮制成的。现在她站了起来，懒洋洋地伸了伸她那柔软的身体，向屋子的中央走去。那儿有一张大桌子，上面一个青铜锣吊在低矮的天花板上。一条薄纱搭在泰勒的肩膀上并把她的身体包裹了起来，黑色的头发被高高地挽在头顶。她体态是健康的、完美的，完美的器官组合更显现出一种和谐的优美。走到铜锣跟前，泰勒拿起木槌轻轻地敲了一下，一个女仆应声走进房子，微笑着进行问候，泰勒对那个女仆同样进行了回应。

“我父亲的客人到了吗？”泰勒问道。

“是呀，公主，他们来了，”女仆回答说，“我看到了海军的统领坎特斯·坎，普塔斯的王子索拉恩，还有坎特斯·坎的儿子德亚尔·坎，”当提到德亚尔·坎的时候，这个女仆顽皮地拿眼睛瞄了瞄泰勒，接着又说，“还有，噢，还有其他的人，来了不少呢。”

“尤西雅，浴室准备好了吗？”小公主泰勒问道，接着又问，“为什么在提到德亚尔·坎的时候，你会有那样的神态，还笑呢？”

那个少女仆人笑得更快了，回答道：“这是人人都看得出来的，他在爱慕你呀！”

“我怎么看不出来呢，他是我哥哥卡特里斯的朋友，所以他来这儿的次数就多了，但不是来看我的。是因为他和卡特里斯的友谊促使他来到我父亲的宫殿的。”

“但是卡特里斯正和塔鲁在北方打猎呀！”尤西雅提醒她。

“尤西雅，我要洗澡了，你的那张嘴巴总有一天会给你带来麻烦的！”泰勒喊道。

“浴室已经准备妥当了，公主。”尤西雅回应道，她的眼睛仍然闪着快乐的光芒，因为她清楚地了解她的这个女主人的脾气，公主不会因为这点儿事生气而怨恨她的。在泰勒进入毗邻的浴室之前，女仆尤西雅上

前把门打开了，浴室里有一个大理石的浴池，一池泛着香味的水熠熠生辉。金色的支柱支撑着一条环绕在它周围的金链，并且在浴池的两侧台阶处插入水里。阳光透过屋顶的玻璃射入室中，环绕着浴室的大理石墙壁被打磨得光亮，一系列用金子做成的带有鱼图案的洗浴图镶嵌在浴室四周的墙壁上。

泰勒将脱下的薄纱交给那个女仆，然后慢慢地走下台阶进入浴池里，用她那匀称而优美的双脚试了一下水温。那双脚没有受过鞋子的挤压和高跟鞋的劳累，没有丝毫损伤，像上帝所期望的那样少有的可爱。在觉得水温合适以后，小公主就在池里悠闲地游来游去，像一只灵活的海豹，一会儿浮在水面，一会儿又潜入水下。健美的身段，光洁的皮肤，简直就是一首用文字无法表达完整的健康、幸福、优雅的歌。一会儿过后，泰勒离开水面，女仆尤西雅从一个金色的坛子里取出一些散发着甜味的半液体的东西，在她身上搓了起来，等到那些液体揉搓出了泡沫的时候，泰勒就进入水中洗干净，然后用柔软的浴巾擦干，洗浴也就结束了。小公主的生活就像她的沐浴一样简单、高雅，没有无用的奴仆侍从队伍，没有奢华的排场仪式，没有宝贵时间的空耗浪费。半个小时以后头发被烘干，梳成了一种奇异的发型，但这种发型与她是相称的，异而不奇！她穿上一身嵌满珠宝的皮装，这身衣服是依照她的体形设计的，很是漂亮。穿着打扮结束之后，她就要去见那些客人了，这些客人已经在军帅宫殿里停留半天了。

泰勒起身走向客人聚集的花园，两个卫士紧随其后，他们的甲冑上带着象征王宫的徽章，冷酷的面庞似在昭示不敬者：“你们的刀剑是不能伤害巴苏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平衡着人类生命的自然限度，这种做法据说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当他们快要进入花园的入口时，德娅·索利斯王后从王宫的另一住处往这边走来，她的后面也有卫士的保护。当走近时，泰勒公主转向她

微笑着点头打招呼，而卫兵带着对她的尊敬也随着俯身低头示意问候。实际上，这些卫兵总是在潜意识中充满了对德娅·索利斯的尊敬，她那永不凋谢的美丽曾不止一次地给士兵以力量，使他们在巴苏姆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英勇奋战。这是哈莱姆的所有人对约翰·卡特的妻子给予的最深沉的爱，她是人们心目中美丽的女神。

德娅·索利斯和女儿泰勒互相问候着，拥抱着。然后一同走进花园，来看望客人们。她们进入花园后，一个魁梧的卫士抽出他的短剑并在金属剑鞘上击打了几下，剑与鞘的金属摩擦发出的声音穿过了众人的谈笑声。

“德娅·索利斯王后驾到，泰勒公主驾到。”于是众位客人全体起立，王后和公主向他们点头问候，这时卫士已经退到花园的入口站立两侧。有一些地位较高的显贵向前几步，向两位表示他们的问候和敬意。于是谈笑声又恢复了，德娅·索利斯王后和泰勒公主亲切而自然地与客人们进行交谈，没有因为客人地位的尊卑而表示出态度的冷热。这里不仅仅只有一个杰达克，还有好多因为作战勇敢或有颗强烈的爱国心而被授勋的武士。因此在火星上对一个人尊卑的评价并不完全依照个人的出身门第。

泰勒的目光在人群中缓缓地搜寻，最后停留在了德亚尔·坎身上，她的眉毛轻微地皱了起来，这并不是她看到他而感到不愉快，也不是中午强烈的日光令她觉得刺眼，而是看到他时触及了自己的心事。德亚尔·坎是父亲的好友坎特斯·坎的儿子，她很早就知道有一天自己要嫁给他。这也是她父亲约翰·卡特和坎特斯·坎的最大的心愿。泰勒也接受了他们的这个愿望并把这个愿望当做了既定的事实，而德亚尔·坎看起来也同样地接受了这件事。

他们经常在一起不经意地谈起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例如，德亚尔·坎可能会在海军位置上进行提升，不再做目前的普通士

兵，以及她的祖父莫尔斯·卡亚克在法庭上职位的变更，还有关于生死的问题。但他们从没有谈及男女之间的爱情。每每想到这个问题，泰勒就感到很迷惑。因为她知道男女只有彼此相爱才会结婚，同其他女人的好奇心一样，她也想知道什么是爱情。她非常喜欢德亚尔·坎，她也知道他非常喜欢自己。他们两个人喜欢在一起，因为他们喜欢相同的人，相同的事物，相同的书籍。他们在一起跳舞是快乐的享受，看他们跳舞的人也觉得是一种享受。除了德亚尔·坎，她从没有想过会嫁给其他人。

因此或许仅仅是因为阳光太明亮的缘故，她的眉毛稍稍皱了起来。正在此时，她发现德亚尔·坎和哈斯特杰德的女儿欧维娅·马斯西在热烈地交谈着。按照惯常的礼节，见到德娅·索利斯王后和泰勒公主，德亚尔·坎应该立即起身问候以表示敬意的，但是他并没有如此，这令泰勒真是生气了，眉毛更是紧蹙了。泰勒长久地看着欧维娅·马斯西，好像是第一次认识一样。实际上她们早就已经认识了，不过今天欧维娅·马斯西显得特别漂亮，比身边的几个哈莱姆女士更为出色，这使得她更为心烦。公主企图去找出自己这种心理的原因，但是很难，欧维娅·马斯西是自己的好朋友，并且很是喜欢她，而对德亚尔·坎，她也不能去怪罪。只是她惊奇地发现，他对别人的兴趣比对她更大。当她正打算穿过花园朝他们走过去的时候，从花园的一边传来她父亲约翰·卡特的声音。

“泰勒！”她回过头看见父亲陪着一个装束奇异的武士走了过来。他的甲冑和配备都是她所不熟悉的，就是在哈莱姆领土内以及在座的王公贵族、神武将士的鲜明光华的佩饰中，也是独具一格，很是不俗。他的甲冑的皮带、剑把、枪套都是白金镶边，钻石镶嵌。当他在约翰·卡特身边走动时，满身的珠宝饰品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这亮丽的光环映照出他的高贵气质，令人敬仰。

“泰勒，过来拜见一下盖索尔的杰德·杰翰。”约翰·卡特在做了一

些简单的礼仪之后说道。

“噢，盖索尔的杰德·杰翰。”公主下意识地重复道。

“公主，注意我的长剑不要碰到你呀。”年轻的属地领主提醒公主说道。

约翰·卡特离开他们之后，两个年轻人便坐在了一棵枝如华盖的大树下的长椅上。

“遥远的盖索尔，在我的记忆中只是神秘、传奇，处于记忆尘封的远古，从没有想到会在现代存在，或许是以前我从没看到过盖索尔人的缘故吧。”泰勒公主自言自语道。

“或许还可能是我们国家离你们国家太远，又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城，这就很容易被你们这样的强国所遗忘，”杰翰进行补充，“我认为我们是火星上最古老的国家，也是很少能保持自由的国家之一，这并不是因为它自古以来就以金刚石矿而闻名，现在看起来，不像其他地方，该矿是永远不会枯竭的。”

“多给我讲讲关于盖索尔的事情吧，”公主催促着说，“这是我最为感兴趣的东西。”盖索尔的魅力没有因为这个年轻王公的英俊而被掩盖，杰翰也没有因为不能和自己的下属在一起而表现出不快。他的眼睛停留在公主高雅的容貌上，在她丰满的胸部、在华丽的手镯的装饰下更显精致的光滑的臂膀之间来回移动。

“毫无疑问，我们古老的历史告诉你们盖索尔国家是建在斯若克斯尔岛上，这个岛位于火星上五个海洋中最大的一个海洋里。当海水退落后，盖索尔便从山顶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扩展，现在的山顶就是它最早建造的岛屿了。我们的国度现在仍然是从山顶蔓延到山底的。而山的腹部便是遍布矿藏的地方。在我们国度的周围是一个很大的盐湖，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天然屏障，以防外敌的入侵。我们居住的环境是一个崎岖、垂直的地貌，这给外来入侵飞船的降落造成一个难以控制的地势。”

“原来这样啊，那你们那些英勇的武士呢？”公主插言说道。

杰翰笑了：“是的，咱们还没有提到他们，钢铁一般的武士。”

“但是一个武士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在战争中免受攻击呢？”

对于刚才杰翰的答案，泰勒感到很是满意，于是接着问了起来。但是在她心里隐约感觉到杰翰具有一种女性的气息，因为他的佩饰和武器的华丽成了一种炫耀，而不是从实用出发。

“我们国家周围的自然屏障虽然能够起到保护作用，但并不能保证我们绝对不受破坏，”年轻的属地领主解释说，“我们国家所拥有的丰富金刚石，吸引着大批亡命之徒铤而走险，来掠夺我们的国家；在反抗这些掠夺的战争中，我们进行了战争的学习和操练，这种屏障要远强于山地的自然屏障。我们国家的领土包括火星赤道以北 10 卡若德，豪尔斯以西 10 到 20 卡若德，一百多万平方海达范围之内。我们国土的绝大部分是牧草地，使我们国家成为牲畜的出产地。

“由于我们被贪婪的掠夺者所包围，我们的放牧人必须同时是很好的武士，否则我们的牧群将不复存在。这样你可以想像出他们有很多战斗要面对。我们还需要开采钻石的矿工，他们必须是连续进行开采劳动的人员，但盖索尔民族崇尚武士，以能够成为一名武士而感到光荣，并不想去开采矿藏。但法律规定每一个男子每天要为国家在矿井劳动一小时，这实际上是向国民征收的一种税收。他们往往喜欢用替代的办法来完成这种劳动，而我们的族人是不喜欢出借自己为别人去开采矿藏的，那就只好去获取奴隶了。这个你可能已经猜到，获取奴隶的途径是通过战争而实现的。奴隶的买卖是在公共市场上进行的，所卖的收入一半归政府，一半归捕捉奴隶的武士。这种买卖是以账户记录的方式进行的，交易额就以这种特殊奴隶的劳动数量为准。一个能干的奴隶一年可以为他的主人完成六年的赋税额，如果奴隶提供的劳动量足够大，他可以获得自由回到他的家人那里。”

“你用白金和钻石去打仗吗？”公主看着他的华丽的饰品揶揄地问道。

杰翰笑了。“我们是很讲排场的，”他很自然地承认道，“可能是我们太注重个人的外表的缘故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往往是通过一个人华丽的装饰来进行的，虽然战场上我们的穿戴是我见过的最简单的。我们为自己的华丽外表而感到骄傲，特别是我们族人女子的美丽。不过，冒昧地说一句，泰勒公主，如果有一天你到我们国家参观，他们将会知道你才是惟一美丽的女子。”

“你可要注意呀，哈莱姆的女人是讨厌奉承的。”公主插嘴说，但年轻的王公杰翰注意到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面带微笑的。

这时，一声嘹亮的号角响了起来，清晰甜美的号声盖过了人们的交谈与笑声。

“火星舞会开始了，跳舞吧，泰勒公主。”杰翰邀请道。

公主扫了一眼刚才德亚尔·坎坐的长椅，但是他已经离开那儿了。她点了点头接受了杰翰的邀请。仆人在客人中间分发单弦乐器，每个乐器的上部都标注着该乐器的音节与音长。乐器制成适合前臂的形状，以适合舞蹈者系在胳膊上。此外，还有一个铃铛系在舞蹈者右手食指的第二节上，当单弦乐器间歇时，引导舞蹈者击乐。

舞场安排在花园南边一块红色的草皮上，客人们已经都站起身来走向花园南边的舞场了。这时候德亚尔·坎匆匆朝公主走过来，当他靠近她，刚喊出“我邀请……”就被泰勒一个手势给打断了。“你太晚了，德亚尔·坎，”她有点儿生气地喊道，“我不会接受迟疑的邀请的，你这种仓促的邀请也会失去欧维娅·马斯西的，这么长时间得不到邀请，她不会去等的，在任何舞会上她都不会去等的。”

“我已经失去欧维娅·马斯西了。”德亚尔·坎遗憾地承认。

“难道你来找我，是因为失去了欧维娅·马斯西吗？”公主仍然不高兴地反诘道。

“啊，泰勒，你知道的，以前的舞会我单独邀请你跳舞至少有12次了，我想当然地以为你会希望我来邀你跳舞，我有这种想法难道不正常吗？”

“哼，难道让我坐在那儿玩手指头，直到你觉得合适的时候再来邀请我吗？”公主接着反问，“那是不可能的，德亚尔·坎，泰勒是不会接受迟来的邀请的。”说完之后，她朝德亚尔·坎笑了笑，接着和杰翰一起滑向已充满舞蹈者的草坪。

巴苏姆舞蹈是火星上正式交际场合出现的舞蹈，如同《绚丽的三月》一样。这种舞蹈很是复杂，也很是美丽。在火星上，任何一个青年男女要想参加这样的正式交际场合，他必须至少精通三种舞蹈，其中之一就是巴苏姆舞蹈，另外两种是他自己国家以及自己居住城市的舞蹈。在这三种舞蹈中，跳舞的人要自己演奏音乐，这些音乐一般来说都是从远古的祖先那里传下来的，即使步法和指法也没有改变过。所有的巴苏姆人的舞蹈都是场面宏大、美丽的，但是他们的舞蹈动作更是优美和谐，往往给人以美妙的诗画般的感觉，不会让人感到生硬，也没有粗俗，没有媚态，而是表现出一种对高尚美好世界的渴求，在这个世界里，弥漫着男子的强壮、尊严和忠诚，女子的纯洁、妩媚。

今天的舞会上，约翰·卡特国王和德娅·索利斯王后的舞姿优美，引领整场舞会的旋律，在场的客人默默地表示敬佩。当然能和他们一争风光的另一对舞伴就要算周身亮丽的杰翰王公和他美丽的舞伴泰勒公主了。年轻的王公一只手牵着公主的手，另一只胳膊半拥着她。泰勒公主虽然参加过上千次舞会了，但这是第一次感觉到舞伴对自己的拥抱，不由得抬起头，有点生气地看着杰翰。他们四目相对，公主看到了在德亚尔·坎眼中从没有过的东西。就在舞曲突然停下来时，他们也突然止住了脚步，直直地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最后还是杰翰首先开口：

“泰勒公主，我爱你！”

公主立即神经绷得紧紧地，傲慢地大声回应道：“杰翰，你忘记自己是谁了吧！”

“杰翰什么都可以忘，但是却不能忘记你，泰勒公主，”就在舞蹈止步的地方，他紧紧地握住公主的手，重复着，“我爱你，泰勒公主，为什么眼睛承认看到的，而耳朵却拒绝听到呢？回答我，泰勒。”

“你说什么？”公主喊道，“难道盖索尔的男人都是这样粗俗的吗？”

“他们既不粗俗也不愚蠢，”年轻的领主静静地回答，“只是他们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爱上一个女孩，也知道那个女孩子爱他们。”

泰勒公主愤怒地跺着脚，大声喊道：“滚，在我父亲知道你的粗鲁无理之前给我滚！”

她转过身跑开了。“等一等，我还有其他的话。”杰翰在后面喊道。

“是道歉吗？”公主问道。

“是预言。”

“我不听。”公主丢下一句话就走开了，把杰翰扔在了那儿。她很是不安，飞快地跑回了自己的住处，站在窗子前好长时间，呆呆地看着窗外院子西北角的猩红色的大楼。

但过了一会儿，她又气愤地走开了，并大声喊道：“我恨他！”

“谁呀？”女仆尤西雅问道。

公主跺着脚回答说：“那个无理的粗人杰翰。”

尤西雅挑了挑眉毛，什么也没说。

就在她跺脚的时候，已有巨兽从房间的一角站了起来，爬到了公主身边仰头看着她的脸。公主轻轻地抚摸着巨兽的头：“亲爱的沃拉，我对你的爱是最深的了，但这却从没有让我不开心。在你之后的那些男人能否是这种类型呢？”

第一章

风暴中的飘摇



泰勒公主没有返回花园重新加入客人当中，而是在自己的住处等待德亚尔·坎的消息，她知道他会乞求自己回去的。这样自己就可以高傲地予以拒绝，挽回自己的面子。但是德亚尔·坎没有来。这令公主先是愤怒，继而感觉受到了伤害，最后变成了困惑：为什么他不来求自己回去呢？突然她又想起了杰翰，由于很生他的气，不由得又想跺脚解恨！“这个胆大妄为的粗人，竟然敢冒犯我，说从我的眼里看出我喜欢他。这是从没有过的奇耻大辱！”公主对杰翰是恨透了。她突然想到了什么，便吩咐女仆尤西雅：

“准备飞艇，尤西雅。”

“但客人还没散去，你的父亲是希望你回去的呀。”女仆解释道。

“那他就失望吧！”公主咬牙切齿地说着。

女仆犹豫着，提醒她说：“公主，你父亲是不允许你自己单独飞行的。”

公主跳着脚抓住显得不高兴的女仆，摇着她的肩膀。“我真受不了你了，尤西雅。现在看来除了把你送到奴隶市场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了。到那里你可以找到一个喜欢你唠叨的主人的！”

尤西雅的眼里流出了泪水，小声地说着：“公主，我喜欢你，从而担心你，怎么会是多事呢。”听了这些，公主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拉着她的胳膊吻了她一下，后悔自己刚才的冲动。“原谅我吧，尤西雅，是我的脾气太坏了，我喜欢你的，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我不会伤害你。像以前我说过的那样，我会给你自由的。”

“公主殿下！如果要我离开你而获得那种自由，我宁可不要自由。”尤西雅答道，“和你在一起我感到很幸福，我要和你在一起，直到老死。”

“你还要独自去飞行吗？”尤西雅又问道。

公主笑着说道：“你这个顽固的小家伙，当然我要去飞了，难道我总